

中外名家经典作品选

# 大学卷

兰东辉\主编

经典著作

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因为你追求的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中外名家经典作品选

# 大学卷

兰东辉／主编

当代世界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名家经典作品选·大学卷 / 兰东辉主编. -- 北京 :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090-0827-0

I . ①中… II . ①兰…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世界  
IV .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9704 号

---

书 名：中外名家经典作品选·大学卷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010) 83908423 (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12.5

字 数：13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090-0827-0

定 价：24.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目录

◎从沙滩到未名湖(节选)	
汤一介	1
◎红楼点滴(节选)	
张中行	8
◎受教于名师(节选)	
张中行	13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	
蔡元培	19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23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	
陶行知	34
◎一百年的青春(节选)	
谢冕	42
◎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节选)	
常风	47
◎我所知道的康桥(节选)	
徐志摩	54
◎从求学到教书(节选)	
陈岱孙	64

大学  
卷

◎从金陵中学到金陵大学(节选)	
程千帆	71
◎圣约翰大学	
林语堂	78
◎梦萦水木清华	
季羨林	85
◎漫说大学之大(节选)	
钱理群	90
◎大学之道	
汪荣祖	97
◎我苦学的一些经历	
蔡尚思	101
◎名师(节选)	
许渊冲	109
◎跑警报(节选)	
汪曾祺	116
◎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	124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节选)	
汪曾祺	130
◎中国现代历史知名教授们的大师风范和文人风骨(节选)	
谢泳	137

◎我的大学生涯(节选)	
冰心	142
◎考上电影学院,是我一生最大的命运改变	
张艺谋	149
◎融入我的大学(节选)	
吴福辉	154
◎大师哥	
沈星	161
◎忆清华园的音乐生活(节选)	
茅沅	166
◎恺悌君子,教之悔之(节选)	
陈来	171
◎耶鲁与哈佛	
孙康宜	178
◎牛津的书虫	
许地山	184

大学  
卷

# 从沙滩到未名湖(节选)

汤一介

现在回忆起我的学生读书生活，用“感谢我的教师们”几个字来表达我的感情是远远不够的，也许可以说，他们给我的“知识”和“治学态度”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

人能活到一百岁是很少很少的，而我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算起来我和北大的关系少说也有四十五年以上，如果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就超过六十年了，这就是说我大半辈子是在北大度过的，说我是“北大人”是绝无问题的。北大的一百年是从沙滩到未名湖，我的几十年也是从沙滩到未名湖，这两个地方给我留下多少回忆和梦想！

如果概括起来说，在北大有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有我热情追求的青年，有我提心吊胆的中年，现在我已进入回忆思考的老年了。在这世纪之末，在这北大百年校庆即将到来之时，我回忆什么？我思考什么？我又梦想什么？说真的，我常常回忆的是沙滩追求知识的学生生活；我在未名湖畔常常思考的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向何处去；我所梦想的是何时北大能成为一所真正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世界第一流大学。

当我回想起沙滩北大的学习生活时，从我心中就会流出对那些教过我的教师们无限崇敬之情。

废名（冯文炳）先生教我们大一国文。第一堂课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废名先生一开头就说：“我对鲁迅《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自己深刻得多。”这话使我大吃一惊，于是不得不仔细听他讲了。我们每月要做一次作文，不少学生都喜欢废名先生的文章风格，写作也就模仿他的风格。先生发作文要一篇一篇地评论，有次我写了篇题目是《雨》的散文，我自以为写得不错，颇似先生风格。废名先生发文说：“你的文章有个别字句还可以，但全篇就像雨点落地一样，全无章法。”同学们哄堂大笑，我面红耳赤。接着发一篇一位女同学的文章，先生说：“你的文章最好，像我的文章，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优美、清新、简练。”先生就是这样可亲、可敬、可爱。有一次废名先生给我们讲“炼句”，他举出他的小说《桥》上的一段为例，这段是描写夏日太阳当空照得大地非常非常热，而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下有个乘凉的人，他用了一句“日头争不入”来形容当时树下的凉意，他说：“你

们看，我这句构造得多么美妙呀！”冯文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天真的性情中人，他的喜怒哀乐都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自然。我听季羡林先生讲到废名和熊十力先生的故事。在沙滩北大，废名和熊十力住在松公府后院，两门相对，常因对佛教的看法不同而争吵。有一次两人吵着吵着，忽然没有声音了，季先生很奇怪走去看，原来两个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而发不出声音了，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使我神往。熊十力先生的哲学著作，废名先生的诗、散文、小说，都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高峰。他们两位又都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最有真性情的人。然而很可惜他们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

我选修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是由于有次在书摊上买到一本《营造法式》，读到梁先生的文章，它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于是我就选了这门课。梁先生讲课生动、具体。有一次他讲到他考察五台山佛光寺的情况，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梁先生为了证实这座寺庙是在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他就自己爬到大殿的梁上去找寻上面写的年代，当他发现是唐代纪年，太高兴了，不小心从上面摔下受伤，梁先生风趣地对我们说：“证实这座大殿是现存唐朝的木结构建筑对研究中国建筑史意义太大了，摔伤也值得。”经过近五十年的风风雨雨，我当时上课记的笔记大多散失，而我记的梁先生《中国建筑史》的笔记至今还保存着，这大概是梁先生那种对自己学术事业的奉献精神，使我特别珍视这本笔记吧！

我作为一名哲学系的学生选修外语系《英国文学史》困难自

然是很大的。这门课是由俞大缜教授讲，讲课用英文，回答问题用英文，考试也要用英文，无论我如何用心听课，还是有不少地方听不懂。俞大缜先生知道我是哲学系的学生，常常特别问我听懂没有，我说不大懂，她就又给我们重讲一遍。下了课她常把我们两三个非外语系的学生留下，告诉我们回去读教材的第几页到第几页，她还说：“你们有问题就问，我不会嫌麻烦。”俞先生为了让我提高英文阅读能力，她把英文本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借给我，叫我与中译本对照看。在俞先生的帮助和鼓励下，我总算坚持学下来，并且考试得了 64 分。今天，我回想起沙滩的学生生活，俞大缜先生对学生的亲切关怀，使我深深感到能遇到这样的好教师真是大大的幸运！

现在回忆起我的学生读书生活，用“感谢我的教师们”几个字来表达我的感情是远远不够的，也许可以说，他们给我的“知识”和“治学态度”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回忆”可以是没完没了的，但有意义的回忆也并不多，我应该到此为止了。

在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可以说遇到了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如何看中国传统哲学；如何看西方哲学；如何创建中国的新哲学。这是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几年在未名湖北大“思考”的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中国哲学是处于一解体与重构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引进和学习西方哲学，又同时必须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清理和诠释。关于“如何看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我曾写过一些文章讨论过，特别是在那本《在非有非无之

间》叙述“我的学思历程”一书中，有一章四万多字的“对中国哲学的哲学思考”中，比较概括地说了我的看法。我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命题、体系等方面作了一总体上的分析，当然这还只是一纲要式的研究，如果有条件我会写一本比较大的书，这里不多说了。最近我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他们要我主编一部二百至三百万字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并附二、三百万字的资料，我约请了国内十几位同行和我一起完成这项大工程，这部书共分十二册，我自己写的最后一册是《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我为什么愿意主编这部书，并且写最后一本呢？这就是我企图对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如何看西方哲学”作一点系统的研究。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输入中国，可以说和北大有着密切的关系，最早有曾任北大校长的严复，是他输入了西方的进化论，其后有鲁迅之与尼采，梁漱溟之与柏格森，李大钊、陈独秀之与马克思主义，胡适之与实用主义，丁文江之与科学主义，张颐、贺麟之与黑格尔哲学、汤用彤之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朱光潜之与克罗齐，熊十力之与怀德海，郑昕之与康德哲学，陈康之与希腊哲学，洪谦之与维也纳学派，熊伟之与现象学等等。八十年代以来，北大又是输入西方现代哲学的重镇，有研究分析哲学的，有研究存在主义的，有研究现象学的，有研究科学哲学的，有研究解释学的，有研究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这是又一次西方哲学的大输入。就北大来说，前一次西方哲学的输入在沙滩北大，这一次的输入则是在未名湖的北大了。

这些学者，无论是五十年代前的，还是八十年代后的，他们或翻译，或介绍，或研究，或批评，或回应，或会通，都做出不少贡献。因此，我想总结一下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输入，大概会对在二十一世纪创建中国的新哲学体系是件有意义的事吧！同时，这可以说会对分析和了解北京大学学术发展的道路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



## 心香一瓣

北大是一部厚重的书，一首意味深长的诗，  
一幅意味隽永的画。

从沙滩到未名湖，北大的百年变迁，见证的  
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思潮的变迁。

生命里能与这样的一所学府相遇相知、共同  
成长，不是人生的一种特殊际遇吗？人生的境  
界，会慢慢变得宏阔起来。

### 作者简介

汤一介（1927—），生于天津，湖北黄梅人。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 红楼点滴 (节选)

张中行

学生还有不买票的自由，不过只要买了票，进场入座，不管演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学生都不会喊倒好，因为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相扰。

我是在中等学校念了六年走入北京大学的，深知充任中学教师之不易。没有相当的学识不成；有，口才差，讲不好也不成；还要有差不多的仪表，因为学生不只听，还要看。学生好比是剧场的看客，既有不买票的自由，又有喊倒好的权利。戴着这种旧眼镜走入红楼，真是面目一新，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自然，学生还有不买票的自由，不过只要买了票，进场入座，不管演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学生都不会喊倒好，

因为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相扰。举几件还记得的小事为证。

一件，是英文组，我常去旁听。一个外国胖太太，总不少于五十多岁吧，课讲得不坏，发音清朗而语言流利。她讲一会总要让学生温习一下，这一段空闲，她坐下，由小皮包里拿出小镜子、粉和胭脂，对着镜子细细涂抹。这是很不合中国习惯的，因为是“老”师，而且在课堂。我第一次看见，简直有点愕然；及至看看别人，都若无其事，也就恢复平静了。

另一件，是顾颉刚先生，那时候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禹贡》之类。顾先生专攻历史，学问渊博，是疑古队伍中的健将；善于写文章，下笔万言，凡是翻过《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啬，与其角者缺其齿，口才偏偏很差。讲课，他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无论如何，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我有时想，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大家就处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专家孟心史（森）先生。我知道他，起初是因为他是一桩公案的判决者。这是有关《红楼梦》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红楼梦》，早期有“索隐”派，如王梦阮，说《红楼梦》是影射清世祖顺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给冒辟疆的董小宛。这样一比附，贾宝玉就成为顺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说来活灵活现，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声不响，写了《董小宛考》，证明董小宛生于明朝天启四年，比顺治大十四岁，董小宛死时年二十八，顺治还是十四岁的

孩子。结果判决：不可能。我是怀着看看这位精干厉害人物的心情才去听他的课的。及至上课，才知道，从外貌看他是既不精干，又不厉害。身材不高，永远穿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专说他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上课钟响后，他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本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从来不向讲台下看，也许因为看也看不见。应该从哪里念起，是早已准备好，有拇指作记号的，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我曾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下课钟响了，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走出，还是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此，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

又一件，是讲目录学的伦哲如（明）先生。他知识丰富，不但历代经籍艺文情况熟，而且，据说见闻广，许多善本书他都见过。可是有些事却胡里胡涂。譬如上下课有钟声，他向来不清楚，或者听而不闻，要有人提醒才能照办。关于课程内容的数量，讲授时间的长短，他也不清楚，学生有时问到，他照倒答：“不知道。”

最后说说钱玄同先生。钱先生是学术界大名人，原名夏，据说因为庶出受歧视，想扔掉本姓，署名“疑古玄同”。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与鲁迅先生是同门之友，来往很密，并劝鲁迅先生改钞古碑为写点文章，就是《呐喊·自序》称为“金心异”的（案此名本为林琴南所惠赐）。他通文字音韵及国学各门。最难得的是在老学究的队伍里而下笔则诙谐讽刺，或说嬉笑怒骂，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中国音韵沿革”。钱先

生有口才，头脑清晰，讲书条理清楚，滔滔不绝。我听了他一年课，照规定要考两次。上一学期终了考，他来了，发下考卷考题以后，打开书包，坐在讲桌后写他自己的什么。考题四道，旁边一个同学告诉我，好歹答三道题就交吧，反正没人看。我照样做了，到下课，果然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并立刻空着手出来。后来知道，钱先生是向来不判考卷的，学校为此刻一个木戳，上写“及格”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而已。这个办法，据说钱先生曾向外推广，那是在燕京大学兼课，考卷不看，交与学校。学校退回，钱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学校要依法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先生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这次争执如何了结，因为没有听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说。总之可证，红楼的容忍风气虽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还是不容易的。